



学通告，落款单位是当时的务本女子中学，即今日上海市二中学前身。当年正值务本女中建校35周年，学校已是“全国女校中素有声誉之学校”。然而残酷战争来临，学校也遭遇最动荡的岁月。

原定于当年9月1日在当时的法租界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青年中学开学的务本女中，受日寇炮火影响，一直到10月7日才复课。这一年11月下旬，随着上海完全沦为“孤岛”，上海教育行政机构不能公开立足。“为尽可能对学校进行掩护，所有市立中等学校均改成私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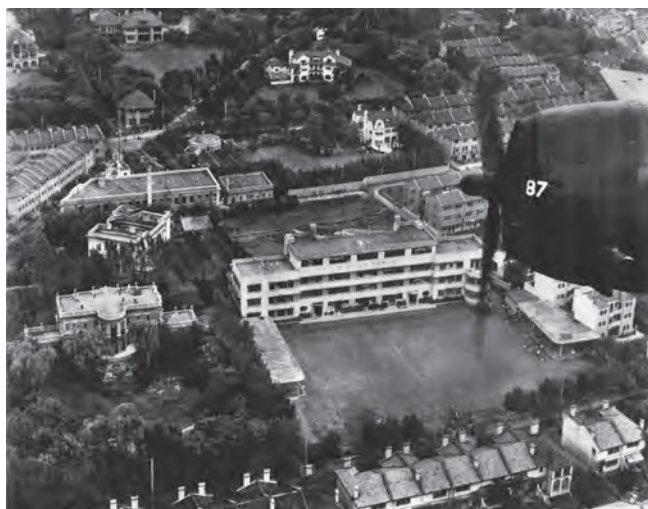
为此，务本女中正式改组，以务本女中创始人吴馨之字“怀久”为名，定名为私立怀久女子中学。凭借原有的良好办学名声与各类拨款，改组后的怀久女中校舍不仅扩充到了毕勋路和威海卫路两个校区，还进一步在各校区添置理化仪器及图书，使得图书馆及物理化学等相关实验设备更趋完备。至1938年秋季学期，怀久女中南北两校已具备图书馆、理化室、仪器标本室、实验室、成绩室、会客室和厨房等设施，此外还拥有21间教室，足够师生学习生活使用。

在抗战的大环境中，怀久女中的学生在读书的同时还不忘救国。她们除了组织战时服务团，积极从事后方工作之外，还坚持捐款捐物，为抗日救难献出自己一份力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，汪伪政府勒令所有在沪学校均须向日伪政府立案。此告一出，立即遭到怀久全体师生强烈反对。于是，本着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精神，私立怀久女子中学在1942年初上完最后一堂课后，由校长杨明晖宣布停办。1945年9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，务本女中宣布复校。

从迁址到复学，再到改组直至停办，务本女中可以被视作“孤岛”时期留守上海诸多学校的缩影。

据汤涛介绍，1937年11月中旬，光华大学大礼堂、东西院教学楼、男女生宿舍等校舍皆毁于日军炮火。校长张寿镛闻讯，伫立于大西路铁轨旁，遥望火焰潸然泪下，后又破涕而笑，说道：“我校为抗战而牺牲自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！”



1948年美国航拍务本女中校舍。

张寿镛决定校本部继续在上海坚持办学，同时在西南创办成都分部。他把光华本部迁至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继续上课，弦歌不绝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汪伪政府要求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。张寿镛当即表示：“我宁愿解散光华，决不登记。”此后张寿镛将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，文学院改名为诚正学社，理商学院改名格致理商学社，附中改为壬午补习社，继续办学。

此外，张寿镛还在“孤岛”时期积极抢救流失的古籍。1940年，他与文教界人士张元济、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、教授郑振铎、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、藏书家徐森玉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。自1940年初到1941年底，同志会在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15000余部。

在汤涛看来，纵观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历程，无论是大夏大学内迁途中的艰难跋涉与巨额损失，光华大学抵制日伪的气节风骨，或是师生们的浴血抗争，以及对难童的守护，这些故事始终提醒当下的师生：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，更是精神传承；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，更要守护民族的文化根脉与精神火种。

残酷的战争没有击毁中国的教育事业，更没有令中华民族消亡。历经战火洗礼的师生们，在危难中奋进，重塑民族精神。■